

1242.2
A422

说岳全传

(清)钱彩著



A0873874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一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谪^① 金翅鸟降凡

三百余年宋史，中间南北纵横。闲将二帝事评论，忠义堪悲堪敬。
忠义炎天霜露，奸邪秋月痴蝇。忽荣忽辱总虚名，怎奈黄梁不醒！

《西江月》

诗曰：

五代干戈未肯休，黄袍加体始无忧。
哪知南渡偏安主，不用忠良万姓愁。

自古天运循环，有兴有废。在下这一首诗，却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。

且说那残唐五代之时，朝梁暮晋，黎庶遭殃。其时西岳华山，有个处士陈抟^②，名唤希夷先生，是个道高德行仙人。一日，骑着骡儿在天汉桥经过，抬头看见五色祥云，忽然大笑一声，跌下骡来。众人忙问其故，先生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莫道世间无真主，一胎生下二龙来。”列位，你道他为何道此两句？只因有一宦家，姓赵名宏殷，官拜司徒之职，夫人杜氏，在夹马营中生下一子，名叫匡胤^③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，故此红光异香，祥云拥护。那匡胤长大来英雄无比：一条杆棒，两个拳头，打成四百座军州，创立三百余年基业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^④。自从陈桥兵变，黄袍加体，即位以来，称为“见龙天子。”传位与弟匡义，所以说“一胎二龙。”自太祖开国至徽宗，共传八帝，乃是：太祖，太宗，真宗，仁宗，英宗，神宗，哲宗，徽宗。

这徽宗乃是上界长眉大仙降世，酷好神仙，自称为“道君皇帝。”其时天下太平已久，真个是：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；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。有诗曰：

尧天舜日庆三多，鼓腹含哺遍地歌。

① 谪(zhé 音哲)——这里指将神仙处罚，降到人间。

② 抟(tuán, 音团)。

③ 胤(yìn, 音印)

④ 汴(Biàn, 音变)梁——占地名，今河南开封。

雨顺风调民乐业，牧牛放马弃干戈。

闲言不道。且说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，一日端坐九品莲台，旁列着四大菩萨、八大金刚、五百罗汉、三千偈谛、比丘尼、比丘僧、优婆夷、优婆塞，共诸天护法圣众，齐听讲说妙法真经。正说得天花乱坠、宝雨缤纷之际，不期有一位星官，乃是女土蝠，偶在莲台之下听讲，一时忍不住撒出一个臭屁来。我佛原是个大慈大悲之主，毫不在意。不道恼了佛顶上头一位护法神祇，名为大鹏金翅明王，眼射金光，背呈祥瑞，见那女土蝠污秽不洁，不觉大怒，展开双翅落下来，望着女土蝠头上，这一嘴就啄死了。那女土蝠一点灵光射出雷音寺，径往东土认母投胎，在下界王门为女，后来嫁与秦桧为妻，残害忠良，以报今日之仇。此是后话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佛爷将慧眼一观，口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原来有此一段因果！”即唤大鹏鸟近前，喝道：“你这孽畜！既归我教，怎不皈依^①五戒，辄^②敢如此行凶！我这里用你不着。今将你降落红尘，偿还冤债。直待功成行满，方许你归山，再成正果。”大鹏鸟遵了法旨，飞出雷音寺，径来东土投胎，不表。

再说那陈抟老祖，一生好睡。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，世人不晓得，只说是“陈抟一睡困千年。”那一日，老祖正睡在云床之上，有两个仙童，一个名唤清风，一个叫做明月。两个无事，清风便对明月道：“贤弟，师父方才睡去，又不知几时方醒，我和你往前山去游玩片时如何？”明月道：“使得。”他二人就手挽着手，出洞门来闲步寻欢。但见松径清幽，竹荫逸趣。行到盘院石边，猛见摆着一副残棋。清风道：“贤弟，何人在此下棋，留到如今，你可记得吗？”明月道：“小弟记得当年赵太祖去关西之时，在此地经过，被我师父将神风撮上山来下棋，赢了太祖二百两银子，逼他写卖华山文契，却是小青龙柴世宗、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。后来太祖登了基，我师父带了文契下山，到京贺喜，求他免了钱粮。这盘棋就是他的残局。”清风道：“贤弟，好记性，果然不差。今日无事，我请教你，对弈一盘何如？”明月道：“师兄有兴，小弟即当奉陪。”

二人对面坐定，正待下手时，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。二人急抬头看时，只见那西北角上黑气漫天，将近东南，好生怕人。清风叫一声：“师弟，不好了！想是天翻地覆了！”两个慌慌张张走到云床前跪下，大叫道：“师父！不好了！快些醒来！要天翻地覆了！”

老祖正在梦酣之际，被那二人叫醒了，只得起来，一齐走出洞府，抬头一看，老祖道：“原来是这个畜生，如此凶恶，也难免这一劫！”清风、明月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因果？弟子们迷心不悟，望师父指点。”老祖道：“你们两个根浅行薄，哪里得知。也罢，说与你们听听罢。这段因果，只为当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，那表章上原写的是‘玉皇大帝’，不道将‘玉’字上一点，点在‘大’字上去，却不是‘王皇犬帝’了？玉帝看了大怒道：‘王皇可恕，犬帝难饶！’遂命赤须龙下界，降生于北地女真国黄龙府内，使他后来侵犯中原，搅乱宋室江山，使万民受兵革之灾，岂不可惨！”二童道：“师

① 皈(guī 音归)依——原指佛教的人教仪式，现泛指信奉佛教或加入其他宗教组织。

② 辄(zhé, 音哲)——总是；就。

父,今日就是这赤须龙下界么?”老祖道:“非也。此乃我佛如来恐赤须龙无人降伏,故遣大鹏鸟下界,保全宋室江山,以满一十八帝年数。你看,这孽畜将近飞来。你两个看好洞门,待我去看他降生何处。”就把双足一登,驾起祥云,看那大鹏一气飞到黄河边。

这黄河,有名的叫做“九曲黄河”,环绕九千里阔。当初东晋时,许真君斩蛟,那蛟精变作秀才,改名慎郎,入赘在长沙贾刺史家,被真君擒住,锁在江西城南井中铁树上,饶了他妻贾氏,以后往乌龙山出家。所生三子,真君已斩了两个,其第三子逃入黄河岸边虎牙滩下,后来修行得道,名为“铁背虬^①王。”这一日,变做个白衣秀士,聚集了些虾兵蟹将,在那山崖前排阵玩耍,恰遇着这大鹏飞到。

那大鹏这双神眼认得是个妖精,一翅落将下来,望着老龙,这一嘴正啄着左眼,霎时眼睛突出,满面流血,叫一声“呵呀,”滚下黄河深底藏躲。那些水族连忙跳入水中去躲。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团鱼精,仗着有些气力,舞着双叉,大叫道:“何方妖怪,擅敢行凶!”叫声未绝,早被大鹏一嘴,啄得四脚朝天,呜呼哀哉。一灵不灭,直飞至东土投胎,后来就是万俟卨^②,锻炼岳爷爷冤狱,屈死风波亭上,以报此仇。这也是后话。

这时老祖看得明白,点头叹道:“这孽畜落了劫,尚且行凶,这冤冤相报,何日得了!”一面唬着,一面驾着云头,跟着大鹏。那大鹏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,再看时就不见了。当时老祖也就落下云头,摇身一变,变做一个年老道人,手持一根拐杖,前来访问。

却说那个人家姓岳名和,安人^③姚氏,年已四十,才生下这一个儿子。丫环出来报喜。这员外年将半百,生了儿子,自然快活,忙忙的向家堂神庙点烛烧香,忙个不了。不道这陈抟老祖变了个道人,摇摇摆摆来到庄门首,向着那个老门公打个稽首^④道:“贫道腹中饥饿,特来抄化一斋,望乞方便。”那个老门公把头摇一摇说道:“师父,你来得不凑巧!我家员外极肯做好事,往常时不要说师父一个,就是十位、二十位俱肯斋^⑤的,只因年已半百,没有公子,去年在南海普陀去进香求嗣,果然菩萨灵验,安人回来就得了孕。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,家里忙忙碌碌,况且厨下不洁净。不便,不便,你再往别家去罢。”老祖道:“贫道远方到此,或者有缘,你只与我进去说一声。允与不允,就完了斋公的好意了。”门公道:“也罢。老师父且请坐一坐,待我进去与员外说一声看。”说罢,就走到里边,叫一声:“员外,外边有一个道人,要求员外一斋。”岳和道:“你是有年纪的人,怎不晓事?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,忙忙碌碌,况且是暗房。那道人是个修经念佛的人,我斋他不打紧,他回到那佛地上去,我与孩儿两个身上,岂不反招罪过么?”

门公回身出来,照依员外的话对老祖说了。老祖道:“今日有缘到此,相烦再进去禀复一声,说‘有福是你享,有罪是贫道当’便了。”门公只得又进来禀。员外道:

① 虬(qiú,音求)虬龙,传说中有角的小龙。

② 万俟卨 mǎqīxiè,音墨其谢——人名,万俟,姓。

③ 安人——宋徽宗时对特定官职之妻的封号。

④ 稽(qǐ,音乞)首——古时一种礼节,跪下,拱手至地,头也至地。

⑤ 斋——舍饭给僧人。

“非是我不肯斋他，实是不便，却怎么处？”门公道：“员外，这也怪他不得，荒村野地又无饭店，叫他何处投奔？常言道：‘出钱不坐罪。’员外斋他是好意，岂反有罪过之理？”岳和想了一想，点道：“这也讲得有理。你去请他进来。”门公答应一声，走将出来，叫声：“师父，亏我说了多少帮衬的话，员外方肯请师父到里边去。”老祖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走到中堂。

岳和抬头一看，见这道人鹤发童颜，骨格清奇，连忙下阶迎接。到厅上见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岳和开言道：“师父，非是弟子推托，只因寒荆^①产了一子，恐不洁净触污了师父。”老祖道：“‘积善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。’请问员外贵姓大名？”岳和道：“弟子姓岳名和，祖居在此相州汤阴县该管地方。这里本是孝弟里永和乡，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，耕种几亩田产，故此人都称我这里是岳家庄。不敢动问老师法号，在何处焚修^②？”老祖道：“贫道法号希夷，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。今日偶然来到贵庄，正值员外生了公子，岂不是有缘？但不知员外可肯把令郎抱出来，待贫道看看令郎可有什么关煞^③，待贫道与他禳解^④禳解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！那污秽触了三光^⑤，不独老夫，就是师父也难免罪过。”老祖道：“不防事。只要拿一把雨伞撑了出来，就不能污触天地，兼且神鬼皆惊。”员外道：“既如此，老师父请坐，待老夫进去与老荆相商。”说罢，就转身到里边一来，吩咐家人收拾洁净素斋，然后进卧房来，见了安人，问道：“身子安否？”安人道：“感谢天地神明、祖宗护佑，妾身甚是平安。员外，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么？”岳和看了，就抱在怀中，十分欢喜，便对安人道：“外边有个道人进门化斋，他说：‘修行了多年，会得禳解之法。’要看看孩儿，若有关煞，好与他解除消灾。”院君^⑥道：“才生下的小厮，恐血光污触了神明，甚不稳便。”员外道：“我也如此说。那道人传与我一个法儿，叫将雨伞撑了，遮身出去，便不防事，兼且诸邪远避。”院君道：“既如此，员外好生抱了出去，不要惊了他。”

员外应声“晓得”，就双手捧定，叫小厮拿一把雨伞撑开，遮了头上，抱将出来，到了堂前立定。道人看了，赞不绝口道：“好个令郎！可曾取名字否？”员外道：“小儿今日初生，尚未取名。”老祖道：“贫道斗胆，替令郎取个名字如何？”员外道：“老师肯赐名，极妙的了！”老祖道：“我看令郎相貌魁梧，长大来必然前程万里，远举高飞，就取个‘飞’字为名，表字‘鹏举’，何如？”员外听了，心中大喜，再三称谢。老祖道：“这里有风，抱了令郎进去罢。”员外应声道：“是”，便把儿子照旧抱进房来睡好，将道人取的名字，细细说与院君知道。那院君也十分欢喜。

员外复到中堂，款待道人。那老祖道：“有一事告禀员外：贫道方才有一道友同来，却往前村化斋去；贫道却走这里来，约定‘若有施主，邀来同享’。今蒙员外盛席，意欲去相邀这道友同来领情，不知尊意允否？”员外道：“这是极使得的。但不知这位师父却在何处？待弟子去请来便了。”老祖道：“出家人行踪无定，待贫道自去

① 寒荆——旧时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。

② 焚修——佛教徒焚香修行。

③ 关煞——妨碍。

④ 禳(ráng, 音瓤)解——迷信的人向鬼神祈祷消灾。

⑤ 三光——道教对日、月、星的通称。

⑥ 院君——旧小说称有封号的妇人为“院君”。

寻来。”遂移步出厅。只见那天井内有两件东西，老祖连声道好！

不因老祖见了这两件东西，有分教：相州城内，遭一番洪水波涛；内黄县中，聚几个英雄好汉。正是：

万事皆由天数定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毕竟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

诗曰：

波浪洪涛滚滚来，无辜百姓受飞灾。
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从今结下祸殃胎。

常言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那人来惹我，尚然要忍耐，让他几分，免了多少是非。何况那蛟精，在真君剑下逃出命来，躲在这黄河岸边，修行了八百几十年，才挣得个“铁背虬龙”的名号，满望有日功成行满，哪里想到被这大鵬鸟蓦地一嘴，把这左眼啄瞎！这口气如何出得？所以后来弄出许多事来。此虽是大数，也是这大鵬结下的冤仇。

那陈抟老祖预知此事，又恐怕那大鵬脱了根基，故此与他取了名字，传授玄机。当时同岳员外走出厅来，见天井内有两只大花瓶排列在阶下，原是员外新近买来要养金鱼的，尚未贮水。老祖假意道：“好一对花瓶！”将那拐杖在缸内画上灵符，口中默默念咒，演法端正，然后出门。岳和在后相送到大门首。老祖道：“我们出家人不打诳语的，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，贫道就不来了。”岳和道：“不要这等说。师父到前村寻见了令道友，就同到小庄，斋供几日，方称我意。”老祖道：“多谢！但有一事：三日之内，若令郎平安，不消说得；但若有甚惊恐，可叫安人抱了令郎，坐在左首那只大花瓶内，方保得性命。切记吾言，决不要忘了！”岳和连声道：“领命。领命。师父务必寻着道友同来，免得弟子悬候。”那老祖告别，员外送出庄门，飘然回山而去。

且说那岳和欢欢喜喜，到了第三日，家内挂红结彩，亲眷朋友都来庆贺三朝。见过了礼，员外设席款待。众人齐道：“老来得子，真是天来大的喜事！老哥可进去与老嫂说声，抱出来与我们看看也好。”岳和满口应承，走到房中，与安人说了；仍旧叫小厮撑了一把伞，抱出厅上来，与众人看。众人见小官人生得顶高额阔，鼻直口方，个个称赞。不道有个后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，捏着小官人手，轻轻的抬了一抬，说道：“果然好个小官人！”话声未绝，只那小官人怪哭起来。那后生着了忙，便对岳和道：“想是令郎要吃奶了，快些抱进去罢。”岳和慌慌张张抱了进去。这班亲友俱各埋怨这位后生道：“员外年将半百方得此子，乃是掌上明珠。这粉嫩的手，怎的冒里冒失，捏他一把！如今哭将起来，便他一家不安，我等也觉没趣。”又向着一个老家人问道：“小官人安稳了么？”那家人答道：“小官人只是哭，连奶也不要吃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这便怎么处！？”一面说，脸上好生没趣，淡淡的走开的走开，回去的回去，一霎时都散了。

那岳员外在房中，见儿子啼哭不止，没法处治，安人埋怨不绝。岳员外忽然想起，前日那个道人曾说我儿“三日内倘有甚惊恐，却叫安人抱出去，坐在花缸内方保无事”的话，对安人说了。安人正在没做理会处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快抱出去便了。”说罢，把衣裳穿好，叫丫环拿条绒毡铺在花缸之内。姚氏安人抱了岳飞，方才坐在缸内，只听得水崩的一声响亮，顿时地裂，滔滔洪水漫将起来，把个岳家庄变成大海，一村人民俱随水漂流。

列位，你道这水因何而起？乃是黄河中的铁背虬龙要报前日一啄之仇，打听得大鹏投生在此，却率了一班水族兵将兴此波涛，枉害了一村人性命，却是犯了天条。玉帝命下，着屠龙力士在刚龙台上吃了一刀。这虬精一灵不忿，就在东土投胎，后来就是秦桧，连用十二道金牌，将岳爷召回，在风波亭上谋害，以报此仇。后话不表。

且说这岳飞幸亏陈抟老祖预备花缸，不能伤命。这岳和扳着花缸，姚氏安人在缸内大哭道：“这事怎处！岳和叫声：‘安人！此乃天数难逃！我将此子托付于你，仗你保全岳氏一点血脉，我虽葬鱼腹，亦得瞑目！’”说还未了，手略一松，泊的一声，随水漂流，不知去向了。

那安人坐在缸中，随着水势，直淌到河北大名府内黄县方住。那县离城三十里，有一村，名唤麒麟村。村中有个富户，姓王名明，安人何氏，夫妇同庚^①五十岁。王明一日清早起来，坐在厅上，叫家人王安过来道：“王安，你可进城去，请一个算命先生来。我在此等着。”王安道：“我请了一个有眼睛的来还好，倘若请了个没眼睛的先生，此去来往约有六十里，员外哪里等得？不知员外要请这算命的何用？”王明道：“我夜来得了一个梦，要请他来圆梦。”王安道：“若说算命，小的不会；若是圆梦，小人是极在行的。只是有‘三不圆’。”王明道：“怎么有‘三不圆’？”王安道：“初更二更的梦不圆，四更五更的梦不圆，记得梦头忘了梦尾不圆。要在三更做的梦，又要记得清楚，方圆得有准。”王明道：“我正是三更做的梦：梦见空中火起，火光冲天，把我惊醒。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王安道：“恭喜员外，火起必遇贵人。”王明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狗才，哪里会圆什么梦！明明怕走路，却将这些胡言来哄我？”王安道：“小人怎敢。那日跟员外到县里去完钱粮，在书坊门首经过，买了一本《解梦全书》。员外若不信，待小人取来与员外看。”王明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王安答应一声，进房去拿了一本梦书，寻出这一行，送与员外看。员外接来一看，果有此说，心中暗想：“此地村庄地面，有何贵人相遇？”正在半疑半信，忽听得门外震天的喧嚷。员外吃了一惊，便叫：“王安，快到庄前去看来！”王安答应不及，飞一般赶将出来，看得明白，慌忙报与员外道：“不知哪里水发，水口边淌着许多家伙物件。那些村里人都去抢夺，故此喧嚷嚷嚷。员外听了这话，即同了王安走出庄来观看，一步步行到水口边，只见那些众邻舍乱抢物件。王明叹息不已。王安远远望一件东西淌来，上面有许多鹰鸟搭着翎翅，好像凉棚一般的盖在半空。王安指道：“员外请看，那边这些鹰鸟好不奇异么？”员外抬头观看，果然奇异。

不一时，看看流到岸边来，却是一只花缸，花缸内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厮。那

① 同庚——岁数相同

众人只顾抢那箱笼物件，哪里还肯来救人。只王安走上前赶散了鹰鸟，叫道：“员外，这不是贵人？”员外走近一看，便叫王安：“一个半老妇人，怎么说是贵人？”王安道：“他怀中抱着个孩，漂流不死。古人云：‘大难不死，必有厚禄。’况兼这些鹰鸟护佑着他，长大来必定做官。岂不是个贵人？”王明暗想：“不知何处漂流到此？”向花缸内问道：“这位安人住居何处？姓甚名谁？”连问了数次，全不答应。员外道：“敢是耳聋的么？”却不知这安人生才得三日，人是虚的；又遭此大难，在水面上团团转转，自然头晕眼昏，故此问而不答。那王安道：“待小人去问来。”即忙走到缸边喊道：“这位奶奶的耳朵可是聋的？我家员外在此问你何方人氏？怎么坐在缸内？”姚氏安人听得有人叫唤，方才抬起头来一看，眼泪汪汪，说道：“这里莫不是阴司地府么？”王安道：“这个奶奶好笑！好好的人，怎么说是阴司地府起来！”

王员外方晓得他是坐在缸内昏迷不醒，不是耳聋，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，讨了一碗热汤与他吃了，便道：“安人，我这里是河北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。不知安人住居何处？”安人听了，不觉悲悲咽咽的道：“妾身乃相州汤阴县孝弟里永和乡岳家庄人氏，因遭洪水泛涨，妾夫被水漂流，不知死活，人口田产尽行漂没。妾身命不该绝，抱着小儿坐在缸内，淌到此地来。”说罢，就放声大哭。员外对王安道：“许远路途，一直淌到这里，好生怕人！”王安道：“员外做些好事，救他母子两个，留在家中，做些生活也是好的。”员外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便对安人道：“老汉姓王名明，舍下^①就在前面。安人若肯，到舍下权且住下，待我着人前去探听得安人家下平定，再差人送安人回去，夫妻父子完聚。不知安人意下如何？”安人道：“多谢恩公！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，真乃是重生父母。”员外道：“好说。”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，对着那些乡里人说道：“这个你们都要抢了去？”众人笑着员外是个呆子，东西不抢，反收留了两个吃饭的回去。

王安先去报知院君。这里姚氏安人慢慢的行到庄门前，王院君早已出庄迎接。安人进内，见过了礼，诉说一番夫妇分离之苦。院君与丫环等听了亦觉伤心。当日院君吩咐妇女们打扫东首空房，安顿岳家安人住下。那安人做人一团和气，上下众人无不尊敬。王员外又差人往汤阴县探听，水势已平复，岳家人口并无下落。岳安人听了，放声大哭。王院君再三劝解，方才收泪。自此二人情同姊妹一般。一日闲话中间，说起员外无子，岳安人道：“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这样大家财，被别人得了，岂不可惜？不如纳一偏房，倘或生下一男半女，也不绝了王门一脉。”那个王院君本来有些醋意，却被岳安人劝转，即着媒人讨了一妾与王员外。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，取名王贵。王员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。

不觉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，这岳飞看看长成七岁，那王贵已是六岁了。王员外请个训蒙先生到家，教他两个读书识字。那村中有个汤员外，一个张员外，俱是王员外的好友，各将儿子汤怀、张显送来读书。那岳飞还肯用心，这三个小顽皮非惟不肯读书，终日在学堂里舞棒弄拳，先生略略的责罚几句，不独不服管，反把先生的胡子几乎捋^②得精光。那先生欲待认真，又俱是独养儿子，父母爱惜，奈何他不

① 舍下——谦称自己的家。

② 捋(xián, 音贤)——拔(毛发)。

得,只得辞馆回去。一连几个俱是如此。王明也没奈何,因此对岳安人道:“令郎年已长成,在此不便,门外有几间空房,动用家伙俱有在内。不若安人往那边居住,日用薪水,我自差人送来。不知安人意下如何?”岳安人道:“多蒙员外、院君救我母子,大恩未报。又蒙员外费心,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。”王员外即去备办了许多柴米油盐、家伙动用之物。岳安人即取通书^①,拣定了吉日,搬移出去另住,日逐与邻舍人家做些针黹^②,趁几分银钱添补,倒也有些积攒。一日,对岳飞道:“你今年七岁,也不小了,天天顽耍也不是个了局。我已备下一个柴扒、一只筐篮在此,你明日去扒些柴回来也好。就是员外见了,也见得我娘儿两个做个勤谨。”岳飞道:“谨依母命,明日孩儿就去打柴便了。”当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早起,岳安人收拾早饭,叫岳飞吃了。岳飞就拿了筐篮柴扒出去,叫声:“母亲,孩儿不在家中,可关上了门罢。”好一个贤惠安人,果然是“夫死从子”,答应一声,关门进去,嚎啕痛哭道:“若是他父亲在日,这样小小年纪,必然请个先生教他读书,如今却教他去打柴!”正是:

千悲万苦心俱碎,肠断魂销胆亦飞。

毕竟岳飞入山打柴,又做出甚么事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通书——旧时称历书亦作“通书。”

② 针黹(zhī, 音旨)——针线活儿。

第三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

诗曰：

洪水漂流患难遭，堪嗟幼子困蓬蒿。
终宵纺绩供家食，教子思夫泪暗抛。

且说这岳飞出了门，一时应承了母亲出来打柴，却未知往何处去方有柴。一面想，一头望着一座土山走来。立住脚，四面一望，并无一根柴草。一步步直走到山顶上，四下井无人迹。再爬至第二山后一望，只见七八个小厮，成团打块的在荒草地下顽耍。内中有两个，却是王员外左边邻舍的儿子：一个张小乙，一个李小二。认得是岳飞，叫一声：“岳家兄弟！你来做甚事？”岳飞道：“我奉母亲之命，来扒些柴草。”众小童齐声道：“你来得好。且不要扒柴，同我们堆罗汉耍子。”岳飞道：“我奉母命，叫我打柴，没有功夫同你们顽耍。”那些小厮道：“动不动什么‘母命’！你若不肯陪我们顽，就打你这狗头！”岳飞道：“你们休要取笑，我岳飞也不是怕人的！”张乙道：“谁与你取笑！”李二接口道：“你不怕人，难道我们倒怕了你不成？”王三道：“不要与他讲！”就上前一拳。赵四就跟上来一脚。七八个小厮就一齐上前打攒盘，却被岳飞两手一拉，推倒三四个了，趁空脱身便走。众小厮道：“你走！你走！”口里虽是这等说，却见岳飞厉害，不敢追来。有几个反赶到岳家来哭哭啼啼，告诉岳安人，说是岳飞打了他。岳安人把几句好话安顿了他回去。

那岳飞打脱了众小厮，却往山后折了些枯枝，装满一篮，天色已晚，提了那筐篮，慢慢的走回家来。走进门，放下柴篮，到里边去吃饭。岳安人看见篮内俱是枯枝，便对岳飞道：“我叫你去扒些乱柴草，反与小厮们厮打，惹得人上门上户。况且这枯枝乃是人家花木，倘被山主看见了，岂不被他们责打？况爬上树去，倘然跌将下来，有些差池^①，叫做娘的倚靠何人？”岳飞连忙跪下告道：“母亲且免愁烦，孩儿明日不取枯枝便了。”岳安人道：“你且起来。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。我向来在员外里边取得这几部书留下，明日待我教你读书。”岳飞道：“谨依母命便了。”当夜无话。

到了明日，岳安人将书展开，教岳飞读，哪经得岳飞资质聪明，一教便读，一读便熟。过了数日，岳安人叫声：“我儿，你做娘的积攒得几分生活银子，你可拿去买些纸笔来，学写书法，也是要紧的。”岳飞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母亲，不必去买，孩儿自

① 差池——意外的事。

有纸笔。”安人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岳飞道：“待孩儿去取来。”即去取了一个畚箕^①，走出门来，竟到水口边满满的畚了一箕的河沙；又折了几根杨柳枝，做成笔的模样。走回家来，对安人道：“母亲，这个笔不消银钱去买，再也用不完的。”安人微微笑道：“这倒也好。”就将沙铺在桌上，安人将手把了柳枝，教他写字。把了一会，岳飞自己也就写了。岳飞从此在家朝夕读书写字，不提。

且说王员外的儿子王贵，年纪虽只得六岁，却生得身强力大，气质粗卤。一日，同了家人王安在后花园中游玩，走进那百花亭上坐下看见桌上摆着一副象棋。王贵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有这许多字在上面？做什么用的？”王安道：“这个叫做‘象棋’，是两人对下赌输赢的。”王贵道：“怎么便赢了？”王安道：“或是红的吃了黑的将军，黑的就输；黑的吃了红的将军，黑的算赢。”王贵道：“这个何难。你摆好了，我和你下一盘。”王安就把棋子摆好，把红的送在王贵面前道：“小官人请先下。”王贵道：“我若先动手，你就输了。”王安道：“怎么我输了？”王贵先将自己的将军吃了王安的将军，便道：“岂不是你输了？”王安笑道：“哪里有这样的下法，将军都是走得出的？还要我来教你。”王贵道：“放屁！做了将军，由得我做主，怎么就不许走出？你欺我不会下棋，反来骗我么？”拿起棋盘，就望王安头上打将过来。这王安不曾提防，被王贵一棋盘，打得头上鲜血直流。王安叫声：“啊呀！”双手捧着头，掇转身就走。王贵随后赶来。王安跑到后堂，员外看见王安满头鲜血，问其原故。王安将下棋的事禀说一遍。正说未完，王贵恰恰赶来。员外大怒，骂道：“畜生！你小小年纪，敢如此无礼！”遂将王贵头上一连几个栗暴^②。

王贵见爹爹打骂，飞跑的逃进房中，到母亲面前哭道：“爹爹要打死孩儿！”院君忙叫丫环拿果子与他吃，说道：“不要哭，有我在此。”说还未了，只见员外怒冲冲的走来，院君就房门口拦住。员外道：“这小畜生在哪里？”院君也不回言，就把员外恶狠狠的一掌，反大哭起来，说道：“你这老杀才！今日说无子，明日道少儿，亏得岳安人再三相劝讨妾，才生得这一个儿子。为着什么大事就要打死他？这粉嫩的骨头如何经得起打？罢！罢！我不如与你这老杀才拚了命罢！”就一头望员外撞来。幸亏得一众丫环使女，连忙上前拖的拖，劝的劝，将院君扯进房去。员外直气得开口不得，只挣得一句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你这般纵容他，只怕误了他的终身不小！”转身来到中堂。闷昏昏没个出气处。

只见门公进来报说：“张员外来了。”员外叫请进来。不一时，接进里边，行礼坐下。王明道：“贤弟为何尊容有些怒气？”张员外道：“大哥，不要说起！小弟因患了些疯气，步履艰难，为此买了一匹马养在家中，代代脚力。谁想你这张显侄儿天天骑了出去，撞坏人家东西，小弟只得认赔，也非一次了。不道今日又出去，把人都踏伤，抬到门上来吵闹。小弟再三赔罪，与了他几两银子去服药调治，方才去了。这畜生如此胡为，自然责了他几下，却被你那不贤弟媳护短，反与我大闹一场，脸上都他抓破。我气不过，特来告诉告诉大哥。”王明尚未开口，又见一个人气喘喘的叫将进来道：“大哥！二哥！怎么处，怎么处！”二人抬头观看，却是王明、张达的好友汤

① 畚箕(bēnjī,音本机)——方言,即簸箕。

② 栗暴——手指弯曲起来打人头顶。

文仲。二人连忙起身相迎，问道：“老弟为着何事这般光景？”文仲坐定，气得出不了声，停了一会道：“大哥！二哥，我告诉你：有个金老儿夫妻两个，租着小弟门首一间空房，开个汤圆店，哪知你这汤怀侄儿日日去吃汤圆，把他做的都吃了，只叫不够；次日多做了些，他又不去吃，做少了又去吵闹。那金老无奈何，来告诉小弟，小弟赔他些银子，把汤怀骂了几句。谁知这畜生，昨夜搬些石头堆在他门首。今早金老起来开门，那石头倒将进去，打伤了脚，幸喜不曾打死。他夫妻两个哭哭啼啼的来告诉我，我只得又送他银钱，与他去将养。小弟自然把这畜生打了几下，你那不贤弟妇，反与我耍死耍活，打了我几面杖！这口气无处可出，特来告诉大哥。”王明道：“贤弟不必气恼，我两个也是同病。”就将王贵、张显之事说了一遍。各各又气又恼，又没法。

正在无可奈何，只见门公进来禀说：“陕西周侗老相公到此要见。”三个员外听了大喜，忙一齐出到门外来接。迎到厅上来，见礼坐下。王明开言道：“大哥久不相会，一向闻说大哥在东京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周侗道：“只因老夫年迈，向在府城内卢家的时节，曾挣得几亩田产在此地，特来算算帐，顺便望望贤弟们，就要返舍去的。”王明道：“难得大哥到此，自然盘桓^①几日，再无就去之理。”忙叫厨下备酒接风，一面叫王安打发庄丁去挑行李来。

三个员外聚坐闲谈。王明又问：“大哥别来二十余年，未知老嫂、令郎在于何处？”周侗道：“老妻去世已久。小儿跟了小徒卢俊义前去征辽，歿^②于军中；就是小徒林冲、卢俊义两个，也俱被奸臣所害。如今真个举目无亲了。不知贤弟们各有几位令郎么？”三个员外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我们三个正为了这些孽障^③，在此诉苦。”三个人各把三个儿子的事告诉一番。周侗道：“既然如此年纪，为何不请个先生来教训他？”三个员外道：“也曾请过几位先生，俱被他们打去。这样顽劣，谁肯教他？”周侗微笑道：“这都是这几位先生不善教训，以致如此。不是老汉夸口，若是老夫在此教他，看他们可能打我么？”三个员外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知大哥肯屈留在此么？”周侗道：“三位老弟面上，老汉就成就了侄儿们罢。”三个员外不胜之喜，各各致谢。当日酒散，张、汤二人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
这日王贵正在外边顽耍，一个庄丁道：“员外请了个狠先生来教学，看你们玩不成了！”王贵听了，急急的寻着张显、汤怀，商议准备备铁尺短棍，好打先生个下马威。

次日，众员外送儿子上学，都来拜见了先生，请周侗吃上学酒。周侗道：“贤弟们且请回，此刻不是吃酒的时候。”就送了三个员外出了书房，转身进来，就叫：“王贵上书。”王贵道：“客还未上书，哪有主人先上书之理？这样不通，还亏你出来做先生！”便伸手向襟袖内一摸，掣^④出一条铁尺，望着先生头上打来。周侗眼快手快，把头一侧，一手接住铁尺，一手将王贵夹背一拎揪倒在凳上，取过戒方，将王贵重重

① 盘桓——逗留。

② 歿(mù,音默)——死。

③ 孽障——也作业障，旧时长辈骂不肖子弟的话。

④ 掣(chè,音彻)——拉拽。

的打了几下。你道富家子弟从未经着疼痛过的，这几下直打得王贵伏伏帖帖，只得依他教训。那张显、汤怀见了，暗暗的把短家伙撇掉，也不敢放肆了。自此以后，皆听从先生用心攻读。

且说这岳飞在隔壁，每每将凳子垫了脚，爬在墙头上听那周侗讲书。忽一日，书童禀道：“西乡有一个什么王老实，要见老相公。”周侗道：“我正要见他，快请他进来。”书童应声“晓得。”出去不多时，引那王老实到书房内来，见了周侗便道：“小人一向种的老相公的田地，老相公有十余年不曾到此，小人将历年租米卖出来的银子收在家里。今闻得老相公在此，特来看望，请老相公前去把帐来算算。”周侗道：“难得你老人家这等志诚。”便叫王贵：“你进去对王安说：‘先生有个佃户到此，可有便饭，拿一箸^①与他吃。’”王贵转身进去。周侗又问：“目下田稻何如？”王老实道：“小人田内，一年有两年的收成。今年禾生双穗，岂不是老相公的喜事？”周侗道：“禾生双穗，主出贵人的。这也大奇，明日同你去看。”

正说间，书童来叫佃户外边吃饭去。当日就留王老实住下。次日，周侗对三个学生道：“我出三个题目在此，你们用心做成破题^②，待我回来批阅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换了衣服，便同了王老实出门下乡去了。

且说岳飞看见周侗出门，心内想道：“先生既出去，我不免到他馆中去看看。”遂走将过来，王贵看见，就一把拉住，叫道：“汤哥哥，张兄弟，你两个人来看看这个人就叫岳飞，我爹爹常称说他聪明得极。今日先生出了题目，要我们做，我们哪有这样心情，不如央他代做做，何如？”张、汤两个齐声道：“有理。我们正要回去望望母亲，岳哥替我们代做了罢。”岳飞道：“恐怕做出来不好，不中先生之意。”三人道：“休要太谦，一定要拜烦的了。”王贵恐岳飞逃走了，去将那书房门反锁起来，对岳飞道：“你肚中饥饿，抽屉内有点心，尽着你吃。”说罢，三个飞跑的顽要去了。

岳飞将三人平昔所做的破题翻出看了，照依各人的口气做了三个破题。走到先生位上坐下，将周侗的文章细细看了，不觉拍案道：“我岳飞若得此人训教，何虑日后不得成名！”立起身来，提着笔，蘸着墨，端过垫脚小凳，站在上边，在那粉壁上写了几句道：

投笔由来蔑虎头，须教谈笑觅封侯。
胸中浩气凌霄汉，腰下青萍^③射斗牛。
英雄自合调羹鼎，云龙风虎自相投。
功名未遂男儿志，一在时人笑敝裘^④。

写完了，念了一遍，又在那八句后写着八个字道：“七龄幼童岳飞偶题。”方才放下笔，忽听得书房门锁响，回身一看，只见王贵同着张显、汤怀推进门来，慌慌张张说

① 箸(zhù,音著)——筷子。

② 破题——八股文的第一股，用一两句话，说破题目的要义。

③ 青萍——古代宝剑名。

④ 敝裘(bìqiú,音必求)——破旧的衣服。

道：“不好了！快走！快走！”岳飞吃了一惊。
不知为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

古人结交惟结心，此心堪比石与金。金石易销心不易，百年契合①共于今。今人结交惟结口，往来欢娱肉与酒。只因小事失相酬，从此生嗔②便分手。嗟乎大丈夫，贪财忘义非吾徒。陈雷管鲍难再得，结交轻薄不如无。水底鱼，天边雁，高可射兮③低可钓。万丈深渊终有底，只有人心不可量。虎豹不堪骑，人心隔肚皮。休将心腹事，说与结交知！自后无情日，反成大是非。

这一篇古风，名为“结交行”，乃是嗟叹今世之人，当先如胶似漆，后来反面无情。哪里学得古人如金似石，要像陈雷、管鲍生死不移的，千古无二。所以说“古人结交惟结心”，不比今人惟结口头交也。闲话慢表。

且说那岳飞因慕周先生的才学，自顾家寒，不能从游，偶然触起自家的抱负，所以题了这首诗在壁上，刚刚写完，不道先生回来。王贵等三人恐怕先生看见，破了他代做之弊，为此慌慌张张叫道：“快些回去罢！先生回来了。快走！快走！”岳飞只得走出书房回家，不表。

且说周侗回至馆中坐定，心中暗想：“禾生双穗，甚是奇异。这小小村落，哪里出什么贵人？”一面想，见那三张破题摆在面前，拿过来逐张看了，文理皆通，尽可成器。又将他三人往日做的一看，觉得甚是不通，心中自忖道：“今日这三个学生为何才学骤长？想是我的老运亨通，也不枉传授了三个门生。”再拿起来细看了一回，越觉得天然精密。又想道：“莫不是请人代做的，亦未可定。”因问王贵道：“今日我下乡去后，有何人到我书房中来？”王贵回说：“没有人来。”周侗正在疑惑，猛然抬起头来，见那壁上写着几行字。立身上前一看，却是一首诗。虽不甚美，却句法可观，且抱负不小。再看到后头，写着岳飞名字。方知王员外所说，有个岳飞甚是聪明，话果非虚，便指着王贵道：“你这畜生！现在岳飞题诗在墙上，怎说没有人到书房中来？怪道你们三个破题，做得比往日不同。原来是他替你们代做的，你快去与我请他过来见我。”

① 契合——符合。

② 嗔(chēn, 音琛)——怒，生气。

③ 兮(xī, 音希)——古汉语助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啊”。

王贵不敢则声，一直走到岳家来，对岳飞道：“你在书房内墙上，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，先生见了发怒，叫我来请你去，恐是要打哩！”岳安人听见，好生惊慌，后来听见一个“请”字，方才放心，便对岳飞道：“你前去须要小心，不可造次。”岳飞答应道：“母亲放心，孩儿知道。”

遂别了安人，同着王贵到书房中来。见了周侗，深深的作了四个揖，站在一边，便道：“适蒙先生呼唤，不知有何使令？”周侗见岳飞果然相貌魁梧，虽是小小年纪，却举止端方，便命王贵取过一张椅子，请岳飞坐下，问道：“这壁上的佳句，可是尊作么？”岳飞红着脸道：“小子年幼无知，一时狂妄，望老先生恕罪！”周侗又问岳飞：“有表字么？”岳飞应道：“是先人命为‘鹏举’二字。”周侗道：“正好顾名思义。你的文字却是何师传授？”岳飞道：“只因家道贫寒，无师传授，是家母教读的几句书，沙上学写的几个字。”周侗沉吟了一会，便道：“你可去请令堂到此，有话相商。”岳飞道：“家母是孀居，不便到馆来。”周侗道：“是我失言了。”就向王贵道：“你去对你母亲说，说：‘先生要请岳安人商议一事，特拜烦相陪。’”王贵应声“晓得”，到里边去了。

周侗方对岳飞道：“已请王院君相陪，你如今可去请令堂了。”岳飞应允回家，与母亲说知：“先生要请母亲讲话，特请王院君相陪，不知母亲去与不去？”岳安人道：“既有王院君相陪，待我走道，看是有何话说。”随即换了几件干净衣服，出了大门，把锁来锁了门，同岳飞走到庄门首。早有王院君带了丫环出来迎接，进内施礼坐定。王员外也来见过了礼，说道：“周先生有甚话说，来请安人到舍，未知可容一见？”安人道：“既如此，请来相见便了。”王员外即着王贵到书房中，与先生说知。

不多时，王贵、岳飞随着周先生来至中堂，请岳安人见了礼。东边王院君陪着岳安人，西首王员外同周先生各各坐定。王贵同岳飞两个站在下首。周侗开言道：“请安人到此，别无话说。只因见令郎十分聪俊，老汉意欲螟蛉^①为子，特请安人到此相商。”岳安人听了，不觉两泪交流，说道：“此子产下三日，就遭洪水之变。妾受先夫临危重托，幸蒙恩公王员外夫妇收留，尚未报答。我并无三男两女，只有这一点骨血，只望接续岳氏一脉。此事实难从命，休得见怪！”周侗道：“安人在上，老夫不是擅敢唐突。因见令郎题诗抱负，后来必成大器。但无一个名师点拨，这叫做‘玉不琢，不成器’，岂不可惜？老夫不是夸口，空有一身本事，传了两个徒弟，俱被奸臣害死。目下虽然教训着这三个小学生，不该在王员外、安人面前说，哪里及得令郎这般英杰？那螟蛉之说非比过继，既不更名，又不改姓，只要权时认作父子称呼，以便老汉将平生本事，尽心传得一人。后来老汉百年之后，只要令郎把我这几根老骨头掩埋在土，不致暴露，就是完局了。望安人慨允！”

岳安人听了，尚未开言，岳飞道：“既不更名改姓，请爹爹上坐，孩儿拜见。”就走上前，朝着周侗跪下，深深的就是八拜。列位看官，这不是岳飞不遵母命，就肯草草的拜认别人为父。只因久慕周先生的才学，要他教训诗书、传授武艺，故此拜他。谁知这八拜，竟拜出一个武昌开国公太子少保总督兵粮统属文武都督大元帅来。当时拜罢，又向着王员外、王院君行了礼，然后又向岳安人面前拜了几拜。岳安人半悲半喜，无可奈何。王员外吩咐安排筵席，差人请了张达、汤文仲，来与周侗贺

① 螟(méng, 音明)蛉——古人用“螟蛉”比喻义子。